

## “自然资源价值”论的内在缺陷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乔剑梅

**摘 要:** 面对日益凸显的自然资源危机,“自然资源价值”论作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环境主义思潮,强调只有通过“发展”劳动价值论来确立自然资源价值,借助自然资源市场化,才能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自然资源价值”论不仅在理论前提上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导向上依赖不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还在理论上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偿自然观。实际上,自然资源作为天然存在的有用物质没有价值,但可以有形式上的价格。彻底解决自然资源危机仍需依赖资本逻辑的克服,而不只是自然资源的市场化。自然资源是人类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不是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剖析“自然资源价值”论的多重内在缺陷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与建构。

**关键词:** “自然资源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 资本逻辑; 商品;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23)04-0013-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30531.001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扩张,自然资源危机逐渐普遍且日益加剧。鉴于“价值范畴的积极内涵和对经常被忽视的事物加以肯定的需求”<sup>[1](P90-91)]</sup>,众多环境主义者对马克思单一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者既包括国外左翼绿色理论家、环境活动家、主流经济学者和新兴的世界生态学者,也涵盖国内部分生态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sup>①</sup>。虽然这些挑战者所处的现实背景和理论的侧重点有部分差异,但他们普遍上都指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缺乏对自然资源价值<sup>②</sup>的认可,强调只有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理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21BKS053)

**作者简介:** 乔剑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qiaojm18@ruc.edu.cn (北京 100872)

① 参见 Skirbekk, G. *Marxism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994(4); Orton, D. *Economic philosophy and green electoralism, Synthesis/Regeneration*, Spring 2005(37); Immler, H. *Natur in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Wiesbaden, 1985, S. 239-292; [德] E. 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关林译,刘静华校,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2 页。余谋昌:《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道德与文明》2011 年第 4 期;晏智杰:《自然资源价值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罗丽艳:《自然资源价值的理论思考——论劳动价值论中自然资源价值的缺失》,《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 年第 6 期。

② 关于“价值”概念的内涵,马克思有过一段清晰的论述:“‘value, valeur’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按事物的性质来说,‘value, valeur, Wert’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 Wert (=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见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7 页)根据这一论述,自然资源因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而产生的价值,如科学价值、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等,都可以被归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本文所探讨的“自然资源价值”中的“价值”主要是马克思指出的被加在使用价值之上的价值。

上确立自然资源价值,为自然资源制定合理的价格,借助自然资源市场化,才能避免有限的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地争夺,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由此形成一种所谓的“自然资源价值”论。既往研究多倾向于立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劳动价值论辩护<sup>①</sup>,对“自然资源价值”论的理论建构要素缺乏全面和深入的了解,未能清晰把握该思潮在理论上的多重局限。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考察了自然与价值的关系,本文特从该视角出发,批判性揭示“自然资源价值”论这种环境主义思潮在理论前提、理论导向和理论基础方面潜藏的内在缺陷,凸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考察自然资源危机方面的独特价值。

## 一、理论前提: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在理论前提方面的内在缺陷是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种误解主要表现在他们是为了给自然资源制定价格,实现自然资源市场化,才反过来致力于从理论上确立自然资源的价值。换言之,他们认为,自然资源有价值是为它制定价格并使之实现市场化的前提。比如,有学者强调,“面对自然资源无价值论带来的严重后果,出于保护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的需要,人们急切感觉到必须对自然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原则,需要为自然资源制定合理的价格,这就需要对自然资源的价值作出说明”<sup>[2]</sup>。实际上,他们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不同属性,曲解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自然资源是未经人的协助就存在的有用物质,有使用价值,没有社会性的价值。但这不代表自然资源不能有价格,包括土地在内的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可以有形式上的价格。

### (一) 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

“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不同属性。这主要表现为他们致力于从不同的路径证明自然资源有价值,从而实现自然资源市场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试图消除使用价值与价值在属性上的差异,进而以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为中介来证明自然资源有价值。比如,有的学者直接用使用价值概念覆盖价值概念,从满足人们需要的角度来界定价值,认为“任何物品有没有价值,价值多少,最终决定于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sup>[2]</sup>。还有学者极力强调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在联系,凸显二者的一致性,认为“物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统一的,价值的终极含义是使用价值”<sup>[3]</sup>。

但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不同属性无法被同质化。首先,就前者而言,马克思的确在文本中从满足人们需要的角度界定过“价值”,认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sup>[4](P406)</sup>。但这只是马克思在哲学语境下将“价值”作为“普遍的概念”提出来,不能与经济学语境中作为抽象劳动对象化的价值等同起来。其次,就后者而言,马克思确实反复强调过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在联系,认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的存在以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这些联系不能取消二者本质上的差异: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价值则是“物的社会存在”<sup>[5](P277)</sup>。因此,作为天然存在的有用物质,自然资源有使用价值,但没有社会性的价值。“自然资源价值”论者试图通过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来论证自然资源价值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 (二) 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有形式价格

“自然资源价值”论者认为,只有确认自然资源的价值,才能为其制定价格。但是,马克思的

<sup>①</sup> 参见韩刚:《不容用“自然资源价值”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然资源价值”论批判》,《〈资本论〉研究》2016年第12卷;常庆欣:《市场估价的缺陷: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经济学含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1期;侯彦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学意涵》,《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1期。

劳动价值论表明，为自然资源制定价格不需要以自然资源有价值为前提。这可以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首先，抽象层面上，马克思强调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价格。这是由价格形式所包含的质的矛盾所决定。商品的价值原本表现出一种商品形成过程同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价格只是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但价值转化为价格后，价格形式使商品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仅仅表现为商品同货币的交换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可以是价值的表现，也可以不是价值的表现。所以马克思指出：“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sup>[6](P123)</sup>“自然资源价值”论者也注意到了马克思这段经典的论述。但是，他们认为，仅凭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就试图绕过价值问题而直接研究自然资源的价格“显然十分牵强”。其论据主要有两点：其一，自然资源是“庞大复杂和至关重要的”，不能与抽象的“良心”和“名誉”相提并论；其二，自然资源的价格有“确定的内涵”和“实在的价值论基础”<sup>[2]</sup>，并非只是形式上的价格。对于第一点，“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显然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原文中马克思在谈及“良心”和“名誉”的价格后，紧接着就提到了“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认为它和前者一样代表了“虚幻的价格形式”<sup>[6](P123)</sup>。对于第二点，“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失于未能全面理解马克思对价格形式的分析。因为马克思从未否认过价格是商品在货币上的价值表现，只是强调，因为价格形式使商品的价值与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表现为商品同货币的交换关系，所以价格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不表现商品的价值，从而仅仅是形式上的价格。就此而言，“自然资源价值”论者以上辩护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具体层面上，马克思曾以土地价格为例说明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可以有价格。土地不是人类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它却可以按照特定的价格在市场中被买卖。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土地价格实际上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sup>[7](P703)</sup>。具体来说，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后每年得到的货币收入。因为任何货币收入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所以地租表现出的货币收入也可以被视为想象资本的利息。由此，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除了土地，马克思还以瀑布为例，说明土地附属物这一类自然力的价格也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因为这些自然力的价格不是价值的表现，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些价格是“不合理的范畴”，背后“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sup>[7](P702-703)</sup>。其中土地价格背后隐藏着土地所有权关系，瀑布价格背后隐藏着市场主体对自然力的垄断关系。由此，马克思主张，价值不是出售一件东西的必要条件，“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sup>[7](P714)</sup>。因此，自然资源虽然没有价值，但可以有形式价格，为其制定价格不需要像“自然资源价值”论者那样确认其价值。

无论是对使用价值与价值不同属性的混淆还是对价值与价格之间关系的曲解，都体现出“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深层误解。需要补充的是，这种误解还体现在另外一点，即他们把自然资源危机视为由劳动价值论所蕴含的自然资源无价值论引发的后果。他们其实犯了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德国意识形态家们所犯的错误——同“现实的影子”作斗争。因为劳动价值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逻辑的理论再现，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最终要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sup>①</sup>。

## 二、理论导向：依赖不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

“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在理论导向方面的内在缺陷是依赖不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之所以

① 参见乔剑梅：《保罗·柏克特对劳动价值论贬低自然说的生态批判及其当代启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因论证过程较为繁杂，且为避免重复，在此不再展开详细论述。

依赖市场化方案,是因为他们把“公地悲剧”<sup>①</sup>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自然资源没有被纳入市场体系,主张“资源没有价格,使用资源无需付费”是“资源破坏和浪费的一个原因”<sup>[3]</sup>。由此,他们强调了自然资源拥有合理价格并实现市场化的重要性,认为“对自然资源进行经济评价,为资源制定价格……制定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计算方法,对于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是有重大意义的”<sup>[3]</sup>。其具体理由在于自然资源实现市场化,一方面会降低市场主体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毕竟“企业受到追求利润的激励——确实,也是为了生存的需要,在他们的生产过程中千方百计最低限度地利用价格昂贵的资源”<sup>[8](P2)</sup>;另一方面会促使市场主体利用以前没有用过的各种自然资源代用品,并更经济地处理生产和消费排泄物,因为“可耗竭资源的价格越来越高,会导致相互竞争的生产商开始以其他更丰富、因此更便宜的原材料作为代替”<sup>[9]</sup>。总之,所有这些影响都会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一方面,自然资源市场化的确会产生以上一系列影响,起到缓解自然资源危机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可以从《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和第六章马克思的分析中得到证实。其中马克思特别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节约不变资本的必要性和原料价格提高后的结果。比如,他提到,随着原料价格的提高,“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废料会更经济地加以利用”<sup>[7](P134)</sup>。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谈及改良机器和发展科学对缓解危机的有效性,认为前者“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后者“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sup>[7](P115)</sup>。但是,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所主张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和机器的改良以及科学的进步一样,都只是资本逻辑运行过程中的必要工具,未触及社会生产关系。解决自然资源危机不能只依赖不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根本上还需要克服资本逻辑。

#### (一) 自然资源市场化无法彻底解决自然资源危机

自然资源市场化不仅不能彻底解决自然资源危机,甚至还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可以从事实和理论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首先,从事实来说,土地资源和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案例是有力的论证依据。就前者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扩展,越来越多土地资源被纳入市场,市场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中逐渐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最终导致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但是正如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所言:“土地成本的上涨从未中断过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观的水泥硬化。”<sup>[10](P50)</sup>就后者而言,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提到,在19世纪,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中原本到处是古老的参天针叶林木,仅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西部的森林面积就达2 000万英亩。但从市场价值角度来看,这些原始森林只是数万亿英尺的木材商品,而不是脆弱的生态系统。因此,一旦经济形势低迷,木材生产遭遇危机,将更多原生林纳入市场体系成为保持木材产量平稳的重要举措。这最终导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太平洋沿岸每年大约有7万英亩原始森林逐渐消失<sup>[11](P97-107)</sup>。当然,自然资源市场化给自然资源带来的灾难远不止于此。

其次,从理论来说,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不仅没有触及问题产生的根源,还可能提升自然资源的价格,加速资源被掠夺的速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把自然资源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源没有被纳入市场体系。换言之,自然资源危机是市场失灵的结果。他们强调:“很多资源的市场还根本不存在,或根本没有发育起来。这些资源的价格为零,因而被过度使用,日益稀

<sup>①</sup> “公地悲剧”这个词起源于英国作家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比喻。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文章,将这个概念加以延伸,强调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进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

缺。”<sup>[12](P35)</sup>但是，市场体系只是建立在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不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该方案对自然资源危机只能加以调整。虽然这种调整能够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提升自然资源的生产率，但是不能彻底解决自然资源危机。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可能会提升自然资源的价格。价格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加紧开采已知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自然资源接近枯竭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渔业最广为人知。与此同时，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刺激企业努力发现和开发新的供应来源，这一点从全球林业部门的经验来看是显而易见……最后，特定资源的高价格往往会增加替代资源的开发”<sup>[13](P97)</sup>。因此，不断上涨的价格可能会加速自然资源被掠夺的整体速度。

## （二）彻底解决自然资源危机需要克服资本逻辑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考察自然资源危机的根源不能像“自然资源价值”论者那样“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而是必须研究“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sup>[6](P99)</sup>。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日益扩展，资本已经成为占据主导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因此，必须从资本出发来理解自然资源危机的生成根源。

首先，理解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内涵是从资本出发来理解自然资源危机生成根源的前提。什么是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sup>[7](P922)</sup>因此，资本是个矛盾存在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在社会形式上表现为特殊的生产关系，在物质内容上表现为具有历史性的生产要素。这两个方面彼此依存又互相矛盾。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需要以生产要素作为载体，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生产关系才能成为资本。作为社会形式上的生产关系，资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增殖，生产包括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作为物质内容上的生产要素，资本要作为物质存在进入劳动过程，生产使用价值。因此，资本生产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和劳动生产过程、价值生产过程和使用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但是，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生产使用价值只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因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sup>[7](P997)</sup>。资本所包含的这个矛盾决定了资本独特的行为规律，即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从内容上来说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支配着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制约着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sup>[14]</sup>。前者使资本不断摆脱各种限制，实现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占有，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增长和发展，表现出“资本的文明面”<sup>[7](P927)</sup>；后者使资本不断遭到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对抗，引发各种形式的社会矛盾和有多重表现形式的自然异化，不断破坏着人类文明。

其次，自然资源危机的生成根源最终要诉诸资本逻辑。资本逻辑的核心是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支配着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使用价值的生产离不开自然资源，所以资本通过生产剩余价值实现积累的过程也是不断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资本生产剩余价值主要有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两种形式分别会造成自然资源使用总量的增加和自然资源使用范围的扩大。

其一，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会增加自然资源使用总量。“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sup>[15](P387)</sup>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意味着生产了更多对象化劳动，而这些对象化劳动必须有与之相交换的、作为剩余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因此，资本一方面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作为自身补充的趋势。后者意味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必须不断被推广。在这种情况下，不参与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会逐渐被削减，用来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会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自然资源使用总量会不断增加。

其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会扩大自然资源使用范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

新的消费。”<sup>[15](P388)</sup>所谓“新的消费”既包括现有的需要在量上的扩大，也指由生产衍生出来的新的需要。后者因为涉及生产层面，所以最能体现资本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剩余劳动不只是量上的剩余，还是质的差别在范围上的扩大。这种特殊性主要源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特点，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生产以前同样的剩余价值需要的资本和劳动更少。由此，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从原先的生产中游离出来。这些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为资本家创立新的生产部门提供了条件。创立新的生产部门要发现能够满足并引起人们新的需要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的发现除了依赖交换范围的扩大和加工技术的革新，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新的自然物。为此人们“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sup>[15](P389)</sup>。这意味着更大范围的自然资源将被纳入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剩余价值生产形式从来都不是相互独立和互不关联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sup>[6](P584)</sup>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中自然资源使用总量的增加和自然资源使用范围的扩大总是同时发生。资本“使自然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sup>[16](P173)</sup>，自然资源的利用率远高于自然资源的再生速率，形成自然资源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资源危机的生成根源不是自然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而是资本逻辑的运行。解决自然资源危机不能只依赖“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所主张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还需要克服资本逻辑。

总体而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自然资源危机的产生触及社会生产的各个层面，克服资本逻辑又是一个复杂、曲折且长期的过程，因为“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sup>[6](P97)</sup>。因此，只要资本逻辑仍处在运行过程中，借助自然资源市场化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工具，比如机器的改良、科学的进步乃至观念的变革，阶段性缓解自然资源危机带来的威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工具而放弃克服资本逻辑的努力又未免本末倒置。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资源价值”论者与马克思真正的分歧不在于选择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还是诉诸资本逻辑的克服，而是选择停留在市场化方案还是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最终克服资本逻辑。

### 三、理论基础：沿袭古典经济学无偿自然观

“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在理论基础方面的内在缺陷是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偿自然观。无论是强行为自然资源赋予价值，还是力图通过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来解决自然资源危机，都源于“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在理论基础层面认为自然资源是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主张“商品价值是指商品对人的需要的关系……这个价值概念对人为商品是适用的，对自然资源也是适用的”<sup>[2]</sup>。这一理论基础实际上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介，受到古典经济学无偿自然观的影响。但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财产，不是商品。

#### （一）无偿自然观影响下自然资源被视为商品

古典经济学无偿自然观视域下自然资源是资本的无偿生产力，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将自然资源简化为大自然馈赠的、作为空间存在的土地。在此影响下，“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才会把自然资源看作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

首先，古典经济学无偿自然观的核心是将自然资源视为资本的无偿生产力。早在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观念中，土地就被看作财富生产的被动因素。虽然他赋予土地“母亲”的角色，但“如何使土地和劳动之间有一种等价和等式的关系，以便单独用土地或单独用劳动来表示任何一种东西的价值”<sup>[17](P218)</sup>才是他关心的重要问题。而亚当·斯密（Adam Smith）撇开前人围绕决定价

值的特殊劳动展开的争论，直接把劳动一般视为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完全没有看到自然要素”<sup>[16](P453)</sup>。虽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进一步清楚地阐明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他关注的仍然只是自然要素对资本生产的推动作用。比如，就土地而言，他认为，“一般说来，在存在着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大……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sup>[5](P121-122)</sup>。此处李嘉图实际上认为土地的肥力是土地最根本的特征，并把土地的肥沃程度视为一种资本。

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自然资源进一步被简化为大自然馈赠的、作为空间存在的土地。新古典经济学家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试图通过市场计总的个人主观偏好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自然资源不再是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而只是资本的特殊形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经济模型中没有一个变量代表自然的持续贡献。即使其中一些经济模型与自然有联系，这种联系也仅涉及李嘉图理论中被明确定义为不受任何质变影响、作为空间存在的因素——土地。比如，新古典经济学经典的教科书指出，“对经济学家来说，土地包括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所有自然资源（‘自然的礼物’），如可耕地、森林、矿物和石油矿床以及水资源”<sup>[18](P10)</sup>。这在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著作中呈现为，“土地没有生产成本，它是免费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sup>[19](P46)</sup>。这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狭隘地从生产成本角度理解自然资源，没有意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忽视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系。

“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偿自然观，认为自然资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生产过程的“礼物”，可以作为商品被市场体系充分吸纳，而自然资源危机只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可以说，他们之所以关注自然资源危机，只是因为“受经济活动的影响而引发的稀缺已经足够突出，以至于无法被生态系统所同化，触及经济决策主体所关心的社会成本”<sup>[20]</sup>。“自然资源价值”论者提出自然资源市场化这一补救方案，只是力图改进建立在经济理性概念上的成本计算，使分配和优化机制如教科书中说的那样发挥作用。

## （二）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共同财产不是商品

立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从历史和生态两个角度剖析古典经济学无偿自然观的理论局限，明确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财产，不是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说，古典经济学忽视了自然资源成为资本的无偿生产力与资本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形式之间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资源成为资本的无偿生产力源于生产者与自然的社会性分离。这一分离使自然脱离了过去同生产者的密切联系，转化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资本。因此，自然资源加入生产无需资本付出任何代价。比如，对于前文李嘉图的论断，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愚蠢的。李嘉图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生产率最高。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中具有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sup>[5](P122)</sup>。这意味着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将自然资源视为资本的无偿生产力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旦跳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自然资源只是资本的无偿生产力这一点就失去了合法性。

其次，从生态角度来说，市场体系不能完全吸纳自然资源。这源于支撑市场体系的商品价值与自然资源内在本性的矛盾。该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价值的可分性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价值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劳动又被具体化为劳动时间，因此“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sup>[15](P90)</sup>。但是自然资源有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源于它们与其他自然条件相互构成以及它们作为人类生产的条件所发挥的作用”<sup>[13](P96)</sup>。借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及的一个例子，价值的可分性意味着给鱼定价时要排除鱼所依存的水，而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来看，鱼和水无法被分开<sup>[21](P184)</sup>。其二，价值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周期性发展存在矛盾。价值是商品的

社会属性，量上有无限性。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无限的价值是市场主体参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驱使市场主体不断压缩商品的生产时间。但是，自然资源有自身的生成周期和发展规律。这些生成周期和发展规律使大量的生产时间被自然过程所占据，无法被任意缩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需要“漫长的生产时间”的造林业“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sup>[22](P272)</sup>。这既暗含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生态上不可持续性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一种能够合理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全新社会关系的理性构想，充分反映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生态意涵。

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自然资源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不能被简化为市场体系中的商品。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商品首先是产品，即人们劳动产出的物品。但自然资源“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sup>[6](P209)</sup>。因此，自然资源可以被管理、使用和毁灭，却不能被创造或生产，本身并不是商品<sup>①</sup>。其二，市场体系中的商品都归于特定的私人所有者，但自然资源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者。比如，就土地而言，马克思主张，“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只是“土地的受益者”，人们应该“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sup>[7](P878)</sup>。因此，自然资源不应该成为私人所有者相互交换的商品。其三，自然资源成为市场体系中的商品意味着它仅仅包含经济上的有用性。但是，自然资源除了是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还有重要的科学和审美价值。因为自然资源“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sup>[23](P161)</sup>。因此，把自然资源还原为商品极大地贬低了自然资源的科学和审美价值。总的来说，自然资源不是商品，也不应该作为商品被纳入市场体系。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恩格斯何以将出卖土地理解为一种“不道德”<sup>[23](P70)</sup>。

总而言之，“自然资源价值”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介，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偿自然观，认为自然资源是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一方面，自然资源被视为资本的无偿生产力只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商品价值与自然资源内在本性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市场体系不能完全吸纳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不是商品，“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sup>[11](P33)</sup>。

#### 四、结 语

总体而言，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来看，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的有用物质，没有社会性的价值，但可以有形式价格从而实现市场化。从根本上来说，资本逻辑的运行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远高于自然资源的再生速率，形成自然资源危机。因此，解决这个危机不能只依赖不够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还需要努力克服资本逻辑。自然资源是人类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不应该被看作市场中的商品。然而，“自然资源价值”论者在理论前提方面误解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混淆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不同属性，认为自然资源有价值是为其制定价格的前提；误以为自然资源没有实现市场化是自然资源危机产生的根源，在理论导向上仅依赖不彻底的自然资源市场化方案；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介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无偿自然观，把自然资源视为大自然馈赠给资本的无偿生产力，坚持认为自然资源是理应被纳入市场体系的商品。这构成了“自然资源价值”论理论建构要素方面

① 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也强调，因为自然并非人类的创造，所以其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只能成为一种“虚拟商品”。参见 [英]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 页。

的三重内在缺陷。

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把握“自然资源价值”论的以上缺陷，不仅能突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考察自然资源危机方面的独特价值，彰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维度，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与建构。因为研究与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需要依据文本文献积极挖掘和阐释经典作家在各个领域和不同时期的生态思想，还离不开与各种环境主义思潮展开批判性对话<sup>[24]</sup>。只有借助这种对话，才能确立和凸显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理解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层成因及其解决路径方面的独到之处。因此，不仅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与包括“自然资源价值”论在内的环境主义思潮相“遭遇”，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基石，也需要在与相关环境主义乃至生态主义思潮互动过程中表现内在的生态意涵。这不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现实生命力的内在旨归。

### 参考文献

- [1] Harvey, D.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 晏智杰. 自然资源价值刍议[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6).
- [3] 余谋昌. 自然价值与新经济学[J]. 道德与文明, 2011(4).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美]安德森, 克尼斯, 里德, 等. 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M]. 王凤春, 杨延华, 韩敏, 等译.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
- [9] Solow, R. M.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hand? [J]. *Challenge*, 1973(1).
- [10] Bahro, R. *Avoid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Disaster* [M]. Bath: Gateway Books, 1994.
- [1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 宋兴无,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12] 张帆, 夏凡.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13] Burkett, P. *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14] 郗戈. 资本逻辑的当代批判与反思——《资本论》哲学研究的关键课题[J]. 南京社会科学, 2013(6).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7] [美]A. E. 门罗. 早期经济思想: 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M]. 蔡受百,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18] McConnell, C., S. Brue, S. Flynn. *Economics: Principl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M]. New York: The McGraw-Hill/Irwin, 2009.
- [19]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20] Altvater, E. The foundations of life (natur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life (work)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1).
- [21] [美]大卫·哈维. 世界的逻辑[M]. 周大昕,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

-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24]张云飞.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学科建构[J]. 理论学刊, 2009(12).

##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Resource Valu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QIAO Jian-mei

**Abstract:** As an influential trend of environmentalism, the theory of “natural resource value”, facing the growing natural resource crisis, emphasizes that only by “developing”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o establish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market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a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be real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theory of “natural resource value” not only misunderstands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relies on an incomplete marketization plan for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but also follows the view of the free nature of classical economic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 fact, natural resources have no value as naturally existing useful substances, but they can have a price in form. The complete solution to the natural resource crisis relies on, first, the market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more important, on the overcoming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Natural resources are the common property of mankind for generations, not commodities tha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arket system. The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inherent defects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resource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helpful to the research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natural resource value”;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e logic of capital; commodity; Marxist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孙 洁)